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3 November 202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社会发展委员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2021 年 2 月 8 日至 17 日

临时议程* 项目 3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

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20/6 号决议提交的，目的是提高联合国各机构在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和《2063 年议程：我们希望的非洲》及该《议程》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联系这些方面的工作实效。

这份报告在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的背景下撰写，回顾了疫情对非洲的社会经济影响，以及非洲国家及其合作伙伴(包括联合国系统)的相应应对措施。报告展示了在确保协调执行《2030 年议程》和《2063 年议程》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为在疫情后重建更好的非洲而开展的合作。报告提出了可持续复苏的政策建议。

* E/CN.5/2021/1。



一. 导言

1. 2001 年非洲联盟通过的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新伙伴关系)为促进非洲发展、推动非洲融入世界经济提供了愿景和政策框架。此后,新伙伴关系的目标得到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2063 年议程:我们希望的非洲》的响应,进一步推动了包括在非洲创建一个包容、繁荣与和平的世界、不会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行动。本报告在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的背景下撰写,回顾了疫情对非洲的社会经济影响,随后概述了非洲国家及其合作伙伴(包括联合国系统)的应对措施。最后,报告展示了在确保协调执行《2030 年议程》和《2063 年议程》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为在疫情后重建更好的非洲而开展的合作。

二.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的社会经济影响及部分对策

2. 尽管最初是一场卫生紧急事件,但 COVID-19 大流行在非洲已经成为一场毁灭性的社会经济危机,逆转了减贫和减少不平等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它对最贫穷和最脆弱的人打击最大,暴露了结构性缺陷,如:卫生、教育和技术基础设施不足,社会保障有限,性别不平等,非正规经济部门庞大,无法获得基本服务,许多国家财政政策空间有限而且债务压力风险很高,使其特别容易受到疫情的持久影响。

A. 健康

3. 与其他大洲相比,非洲的 COVID-19 病例和死亡人数相对较低。截至 2020 年 10 月 20 日,共有 1 665 653 例确诊病例和 40 225 例死亡,这意味着拥有世界 17%人口的非洲仅占确诊病例总数的 4.1%,死亡病例的 3.6%。¹ 早期干预在遏制病毒传播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在内的其他伙伴的支持下,非洲各国政府在脆弱的卫生系统的背景下,根据非洲大陆过去十年来肆虐几个国家的埃博拉病毒病大流行的经验,迅速实施封锁和其他预防措施,以遏制 COVID-19 的传播。

4. 其人口的低龄化结构也保护了非洲免受高感染率和高死亡率的影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大约 91%的病例发生在 60 岁以下的人群中,80%以上的病例没有症状。² 其他因素,如原已存在的免疫力,以及人口大多是农村人口、人口密度较低、流动性较差,也被作为合理的解释提出。感染集中在几个国家,10 个国家占有所有报告病例的 82%,5 个国家占有所有死亡人数的 77%。南非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几乎占了所有报告病例和死亡人数的一半。³ 经验数据显示,60 岁以上的老年人、患有慢性病或免疫功能受损疾病者,以及生活条件恶劣者患 COVID-19 重症的风险更高。因此,阿尔及利亚、埃及、摩洛哥和南非的死亡人数较多可能

¹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世卫组织非洲区域 COVID-19 最新情况”,外部情况报告 34,(2020 年 10 月 21 日)。

² 同上,“非洲 COVID-19 低发病率背后的社会、环境因素”,2020 年 9 月 24 日。

³ 百分比数字取自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世卫组织非洲区域 COVID-19 最新情况”。

与其人口年龄相对较大有关，而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的死亡人数较多则与其人口稠密的首都有关。据发现，南非较高的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率也增大了其 COVID-19 死亡率。⁴

5. 尽管非洲似乎躲过了一场健康危机，但在非洲国家放松封锁、向商务旅行者和游客开放边境之际，疫情的未来走向仍不确定。即便年轻人较为不易感染 COVID-19 疾病，但这场大流行病已经间接影响了非洲人口的健康。局部或全国封锁主要扰乱了卫生保健服务，包括常规免疫接种运动、疟疾、结核病和艾滋病毒控制方案，以及计划生育和产前护理服务。对在医疗机构感染 COVID-19 的恐惧、流动限制以及失业带来的社会经济压力也使父母不能带孩子去医疗中心。受打击最严重的五个国家是喀麦隆、中非共和国、利比亚、马达加斯加和苏丹。与 COVID-19 有关的基本健康和营养服务中断可能导致 5 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和死亡人数大幅增加——2020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新增 150 万消瘦儿童和 6.7 万可预防的儿童死亡。⁵

6. COVID-19 大流行暴露了许多非洲国家的卫生保健不足之处，在这些国家，由于卫生设施和卫生工作者数量少以及对获得卫生服务的财政和其他限制，获得卫生保健是许多人面临的最紧迫挑战之一。例如，在肯尼亚和塞内加尔，肯尼亚人和塞内加尔人支付的医疗服务费用中有 45% 是自付的。⁶ 高昂的经济成本负担往往会将许多人推向贫困，这意味着人们推迟就医，直至拖成慢性病。非洲国家正在与世卫组织和其他合作伙伴合作，努力确保各国即使在应对疫情时也能提供基本卫生服务。许多非洲国家缺乏充分应对这一大流行病所需的医生(每 1 000 人 0.2 名)、病床(每 1 000 人 1.8 张)和基本的保健基础设施，包括诊断化验室。⁷ 此外，由于缺乏足够的个人防护装备，卫生工作者面临感染该疾病的高风险。卫生工作者的感染一直在逐渐增加，截至 2020 年 10 月 20 日，43 个国家累计报告了 44 055 例阳性病例。南非仍然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占这些病例的 62%(27 360 名卫生工作者感染)。⁸

7. 正如毛里求斯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能否成功应对这一流行病的健康后果取决于坚定的政治意愿、对保健基础设施和设备的充分投资、全民健康覆盖以及采取多部门做法。截至 2020 年 5 月 21 日，毛里求斯已有 23 天没有报告新病例，每天进行 3 000 次筛查。该国作为一个岛屿的自然优势使其可以方便地控制人们进出该国，而且该国还为其人口提供了全民健康覆盖和强大的化验室系统。最后，政府每天举行多方利益攸关方会议讨论疫情。

⁴ 联合国，“政策简报：COVID-19 与全民健康覆盖”，2020 年 10 月。

⁵ Derek Headey 等人，“Impacts of COVID-19 on childhood malnutrition and nutrition-related mortality”, *Lancet*, vol. 396, No. 10250 (August 2020)。

⁶ 见 www.ilo.org/africa/areas-of-work/social-protection/lang--en/index.htm。

⁷ 联合国，“政策简报：COVID-19 在非洲的影响”，更新版，2020 年 5 月 20 日。

⁸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世卫组织非洲区域 COVID-19 最新情况”。

B. 经济增长、就业和贸易

8. 为减缓致命冠状病毒传播而采取的对行动和活动前所未有的限制，扰乱了全球价值链，使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全球对非洲货物和服务的需求急剧减少，对非洲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特别是，石油、金属和旅游业的需求和价格已经崩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资本外逃增加。国内生产和需求也受到干扰。非洲正走向 25 年来的首次经济衰退，预计 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1.6%。⁹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预计 2020 年经济增长将收缩 3.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收缩 6.0% 以上，这将使十年来的经济进步停滞不前。假定经济活动反弹，投资和国内消费复苏，该次区域的增长率预计将在 2021 年回升至 2.1%，低于 2019 年 2.4% 的水平。¹⁰

9. 在依赖旅游业的国家，COVID-19 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在 2019 年旅游业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率超过 10% 的国家，预计 2020 年经济增长率平均将降至-3.3%。¹¹ 大宗商品出口国也受到沉重打击。预计仅由于石油冲击造成的损失，非洲的出口收入在 2020 年就可能减少约 1 010 亿美元。¹² 相比之下，包括强大农业部门的经济更加多元化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可能会放缓，但仍将保持增长。¹³

10. 由于 COVID-19 引发的发达经济体衰退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后一类国家可能会受到危机的过大影响。假设二十国集团(G20)的经济在 2021 年反弹，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将需要四到五年的时间才能使其国内生产总值回到危机前预测的轨道。¹⁴ 鉴于撒哈拉以南非洲 48 个国家中的 75% 要么是最不发达国家，要么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中短期影响将很严重。

11. 封锁措施和经济衰退正在对工人及其家人的就业和生计以及企业产生巨大影响。2020 年，非洲的工时损失百分比以第二季度为最高，为 15.6%。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损失分别为 21.2% 和 14.5%，前者比后者损失大。这些百分比分别相当于 2020 年第二季度非洲、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失去 6 000 万、1 300 万和 4 500 万个相当于全职的工作岗位。¹⁵ 南非实施了世界上最严格的封锁之一，在 2020 年 4 月和 5 月期间关闭了其高度发达的经济的几乎所有部门，今年第二季度失去了 220 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达到 42% 的创纪录高位。¹⁶

⁹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0 年年中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2020 年 1 月。

¹⁰ 世界银行，《非洲的脉搏》，第 22 卷(2020 年 10 月)。

¹¹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COVID-19 对非洲的影响：区域社会经济影响和政策优先事项”，2020 年 5 月 7 日。

¹²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0 年年中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

¹³ 世界银行，《非洲的脉搏》，第 22 卷。

¹⁴ Namsuk Kim，“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从 COVID-19 的影响中恢复过来？”，经社部工作文件，第 170 号(2020 年 10 月，纽约)。

¹⁵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劳工组织监测报告：COVID-19 和劳动世界”，第 6 版，2020 年 9 月 23 日。

¹⁶ 见 www.statssa.gov.za/?p=13652。

12. 在非洲，85%的工人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作。这些工人特别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他们普遍缺乏社会保障，平均收入较低。撒哈拉以南非洲有更多妇女和年轻人打工，在那里从事非正规城市工作的工人尤其容易受到伤害。在危机爆发的第一个月，非正规工人的收入估计下降了 81%。¹⁷

13. 中小微型企业占总就业人数的 80%，这些企业往往雇用更大比例的弱势劳动力群体，如妇女、年轻人和来自贫困家庭的人，受到疫情不利经济后果的影响特别严重。中小微型企业的所有者、特别是非正规经济部门的所有者，通常缺乏面对危机的财务缓冲，被迫为当下的消费和生存而出售生产性资产，危及自身和工人的生计。¹⁸

14. 在非洲内部，贸易流动通常发生在区域经济共同体内部，这要归功于成员国之间较低的关税。在东非共同体，为应对疫情，区域内贸易似乎在增加。肯尼亚对卢旺达和乌干达的出口已经超过了疫情爆发前的水平，到 7 月份，对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再出口大幅加快。非洲国家应抓住 COVID-19 带来的机遇，全面实施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这可以进一步扩大非洲内部贸易，提升区域价值链，组织区域内跨国生产，部分抵消从外部伙伴进口的困难。

C. 贫困、粮食不安全和平等

15. 在 COVID-19 之前，非洲的收入贫困总体上一直在下降。2015 年至 2018 年间，虽然由于埃及实际收入和消费下降以及利比亚的暴力和政治不稳定，北非的极端贫困率从 1.1%升至 2.2%，但非洲极端贫困率(每天生活费不到 1.90 美元的人口比例)从 35.5%降至 34.4%。在同一时期，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极端贫困比例从 41.8%降至 40.2%，但自 1990 年以来一直居高不下，如今该次区域的极端贫困程度是世界上最高的。再加上人口的快速增长，2015 年至 2018 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极端贫困人口从 4.16 亿增加到 4.33 亿。¹⁹ 到 2020 年底，疫情导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收缩，可能会使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新增 2 620 万至 4 000 万人陷入极端贫困。²⁰

16. 通过从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指标来看待人口贫困情况的多维视角来看，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程度也很高。多维贫困的发生率(代表多维贫困人口的比例)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2020 年为 55.0%。农村地区的发生率(71.9%，即 4.66 亿人)远远高于城市地区(25.2%，即 9 200 万人)。全世界 13 亿多维贫困人口中有近一半(约 43%)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5.58 亿人)。²¹ COVID-19 大流行预计将危及非洲在减少多维贫困方面取得的进展，因为疫情严重影响了非洲的两个指标：营养和入学率。

¹⁷ 劳工组织，“劳工组织监测报告：COVID-19 和劳动世界”，第 3 版，2020 年 4 月 29 日。

¹⁸ 劳工组织，“非洲的 COVID-19 危机：重建得更好”，非洲区域活动背景说明，2020 年 7 月。

¹⁹ 见 <http://iresearch.worldbank.org/PovcalNet/home.aspx>。

²⁰ 世界银行，《2020 年贫困和共享繁荣：财富逆转》(2020 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²¹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和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2020 年全球多维贫困指数：绘制摆脱多维贫困的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020 年)。

17. 在非洲，这场疫情是在饥饿和粮食不安全程度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发生的。营养不良发生率从 2015 年的 18.3% 增加到 2019 年的 19.1%，即 2.5 亿营养不良人口。非洲的发生率是世界平均水平(8.9%)的两倍多，是所有区域中最高的。绝大多数(94%)非洲营养不良者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那里发生率从 21.2% 上升到 22.0%。

18. 粮食安全与否不仅要看有多少人饥饿，也要衡量有多少人得不到有营养和足够的食物，目前粮食不安全情况也在增多。2015 年至 2019 年间，非洲严重粮食不安全²² 的发生率从 16.8% 上升到 19%。就在疫情爆发之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已经有 2.28 亿人处于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其中 7 900 万人处于极度粮食不安全状态，即面临威胁到其生命或生计的严重粮食不安全。

19. 大多数非洲人口(至少 60%)依靠农业谋生并获得粮食。非洲绝大多数粮食(2018 年超过 80%)必须进口，因为其农业生产不足以满足其粮食安全需求。经济冲击以及冲突、干旱和气旋等极端天气以及东部非洲沙漠蝗虫激增等害虫是非洲粮食极度不安全的主要驱动因素。因此，疫情带来的边境关闭、封锁、供应链中断和经济衰退对粮食供应和农业生产产生了负面影响，预计 2020 年非洲极度粮食不安全数字将翻一番。²³

20. 封锁和经济增长率降低也导致政府收入不足，同时由于必要的社会经济紧急政策，支出增加。由此产生的预算赤字迫使各国政府计划在未来几个财年大幅削减开支。这不仅是加剧不平等，而且会对妇女和儿童产生尤其严重的负面影响，因为他们是社会支出的主要受惠人之一。²⁴

21. 与任何危机一样，COVID-19 大流行对最弱势群体的影响更大，并加剧了现有的不平等，包括在工作场所的不平等。封锁对非正规经济部门和服务业内的小公司造成的影响尤其严重。这些行业的工人更有可能经历工时减少、收入损失和失业，因为他们不能在家开展活动、技能较低，而且通常缺乏社会保障。在非洲，妇女和年轻人更有可能属于这类工人，因此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自疫情爆发以来，他们失业和收入损失的情况迅速增加。此外，年轻人，特别是女孩，面临在人生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教育、健康和福祉方面被甩在后面的危险。

22. 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也在这场危机中暴露无遗。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多数妇女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作(74%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妇女属于非正规就业)，在受打击特别重的特定服务部门中妇女比例过高。例如，家政工人中大多数是女性而且为非正规就业，他们非常脆弱，其中 72% 的人由于遏制措施和缺乏社会保障覆盖而面临失去工作和收入的重大风险。零售和非正式市场活动——另一个受到 COVID-19 重创的经济部门——也为许多女性提供了就业机会。政府为失业者提供的救济金通常是正规经济部门中雇主无法支付工资的工人提供的，因此不利

²² 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们经历了饥饿，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连续数日没有进食。

²³ 抗击粮食危机全球网和粮食安全信息网，《2020 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联合分析，完善决策》(2020 年)。

²⁴ 劳工组织，“促进性别平等的就业复苏：更公平地重建”，政策简报，2020 年 7 月。

于女性工人。一些政府有额外但规模较小的一揽子计划，用于支持中小微型企业
和非正规企业。鼓励这些政府在确定符合条件的受益人时考虑到女性非正式工作
往往是看不见的或居家进行的性质。²⁵

23. 在封锁期间，打给非洲国家求助热线中心的电话大幅增加，表明这些国家性
别暴力案件也激增，包括强奸、家庭暴力、残割女性生殖器和童婚等案件。例如，
南非的求助电话增加了一倍，肯尼亚的求助电话增加了 10 倍以上，促使两国总
统下令对所有违规者进行调查和起诉。在马里，性别暴力增加了 35%，2020 年 4
月报告了 484 起案件，而 2019 年 4 月报告了 317 起。²⁶

24. 尽管面临挑战，非洲国家还是大大扩充了社会保障。在减少贫困和脆弱性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非缴费社会保障项目的数量在 2000 年至 2015 年间增加了两
倍。²⁷ 为应对疫情，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制定了新的方案或调整了现有方案，
以覆盖更广泛的人口，在某些情况下还增加了支付的福利。其中一些支付面向非
正规部门工人、老年人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以及向受疫情影响过大的妇女支付，
因为她们中有许多人在非正规经济部门中工作，是主要照料者。

25. 支持措施包括实物赠款，主要是：粮食援助；公用事业支持，如水电费延期
或由政府支付；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针对最弱势群体，包括移民、难民和非正
规经济部门工人组织的几项倡议。一些社区性组织正在寻找提供社会援助的创新
方法，鼓励采取激励措施促成行为改变，以支持公共卫生目标。²⁸

26. 各国已经调整了现有的社会保障项目，以满足 COVID-19 带来的日益增长的
需求。南非提前向老年人和残疾人支付了社会补助金，而肯尼亚则拨出资源，为
老年人、孤儿和其他弱势群体提供额外支持。安哥拉、佛得角和埃及扩大了现有
的社会援助方案，将新的受助者包括在内。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优先考虑牲畜保
险，包括为牧民社区提供保险，埃塞俄比亚还增加了城市地区的社会转移支付。
莱索托于 2019 年建立了“CASH+”社会转移支付系统，以缓解干旱的影响，目
前正在延长该系统，作为其 COVID-19 应对措施的一部分。²⁹

D. 教育和数字鸿沟

27. 这场大流行病正在对非洲教育部门产生毁灭性影响。教育在建立人力资本方
面起着关键作用，因此直接关系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和长期竞争力。非洲已经存在
技能差距，随着学校长时间关闭，这一差距只会进一步拉大。人们普遍担心，许
多学龄儿童和年轻人、特别是女童，在疫情结束后将无法重返校园，这对一个教
育排斥率最高的大洲来说令人担忧。³⁰

²⁵ 同上。

²⁶ 联合国人口基金，“COVID-19 对西非和中非性别暴力的影响”，2020 年 7 月 9 日。

²⁷ 国际包容性增长政策中心和开发署，《社会保障在非洲：非缴费方案目录》(2016 年)。

²⁸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社会保障：在 COVID-19 背景下在非洲确保有效应对和包容性复
苏”，2020 年 4 月 12 日。

²⁹ 同上。

³⁰ 见 <http://uis.unesco.org/en/topic/education-africa>。

28. 甚至在 COVID-19 危机之前，非洲获得优质教育的障碍就很严重，五分之一的儿童、青少年和年轻人完全被排斥在教育之外，原因是高昂的学费和其他要求，以及普遍存在的对女童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歧视。由于这场大流行病，许多学校已经关闭了几个月，一些学校采取远程学习，鉴于互联网和计算机的使用有限，这对许多非洲学生来说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在撒哈拉以南非洲，89%的学习者没有家用电脑，82%的学习者无法上网。³¹ 社会和数字鸿沟使最弱势群体面临学习损失和辍学的风险。埃博拉病毒病等过去的经验教训已经表明，健康危机可能导致许多人辍学，特别是最贫困的女童，她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永远不会重返校园。³²

29. 鉴于包括教育、工作和商业在内的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已迁移到数字平台上，这场大流行病使数字技术和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数字技术提供了改善家庭福利、提高公司生产率和为更多人创造更好就业机会的可能性。例如，海底电缆促进的互联网接入刺激了 12 个非洲国家技能密集型职业的就业增长。³³ 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个人和企业接入高速互联网的比例仍然相当低。

30. 非洲国家需要在数字技术和基础设施发展方面投入更多资金，以提高设备和服务的可负担性，并提供更多关于现代技术的教育，以提高数字素养。这些措施对于扩大获得数字技术的机会和缩小不同性别、各种公司规模和城乡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至关重要。³⁴

31. 监管环境需要为采用快速数字技术提供激励，促进移动运营商之间的竞争，并为关键服务提供商(如医院、紧急服务和关键政府部门)提供普遍负担得起的高质量通信服务。在当前的疫情中，数字运动在提高人们的意识和动员人们采取保护措施防止 COVID-19 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社会保障付款也是使用数字平台进行的，包括通过手机支付。

E. 基本服务、基础设施和治理

32. 非洲缺乏获得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的机会，这使得非洲特别容易受到 COVID-19 的影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2019 年分别只有 61%和 25%的人口能够获得基本饮用水服务和个人卫生服务。共计 7.67 亿人家中缺乏基本的个人卫生设施(用肥皂和水洗手的设施)。³⁵ 在学校，56%的儿童(2.25 亿)缺乏基本的饮用水服务，74%的儿童(2.95 亿)缺乏基本的个人卫生服务。³⁶

³¹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远程教育中出现惊人的数字鸿沟”，2020 年 4 月 21 日。

³² 教科文组织，《2020 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包容与教育：全部就是全部》(2020 年，巴黎)。

³³ 《2020 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20.I.4)。

³⁴ 同上。

³⁵ 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COVID-19 之前的个人卫生基线：全球快照”(2020 年)。

³⁶ 世卫组织和儿基会，《学校内饮用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进展情况：特别聚焦 COVID-19》(2020 年)。

33. 由于洗手对于阻断 COVID-19 传播至关重要，因此发起了“人人讲卫生勤洗手”倡议，让所有人在所有环境下都能有机会洗手。该倡议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和世卫组织共同领导，这两个机构承诺投入人力和财力协调全球努力，并将资源用于支持区域和国家的执行工作。包括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和世界银行在内的一批选定的核心合作伙伴发挥了辅助作用，同时邀请各国政府、公共和私营部门以及民间社会参与进来，以确保提供负担得起的产品和服务，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并促进卫生文化。

34. 非洲的基础设施赤字导致生产和交易成本增加，竞争力降低，并对外国直接投资产生负面影响，最终阻碍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薄弱的基础设施使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下降 2%，生产率下降多达 40%。只有 38% 的非洲人口用上了电，只有 25% 的非洲公路网铺设了道路。³⁷ 非洲是连通性最差的地区，2019 年只有 28% 的人口使用互联网，每 100 名居民中有 34 个移动宽带用户。³⁸ 如果互联网接入达到与移动普及率相同的水平，非洲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会得到高达 3 000 亿美元的提振。据估计，非洲每年需要 1 300 亿至 1 700 亿美元来提供这些尚未实现的基础设施服务，但目前每年存在 680 亿至 1 080 亿美元的资金缺口。³⁹

35. 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于 2012 年通过了非洲联盟区域和大陆基础设施战略框架——非洲基础设施发展方案，以应对这些挑战。该方案计划持续到 2040 年，以发展交通、能源、跨界水资源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的优先基础设施。该方案分为几个十年规划，第二个优先行动计划将于 2021 年至 2030 年实施。该计划将确定未来十年非洲大陆基础设施发展的优先事项，并提交将于 2021 年 1 月举行的非洲联盟首脑会议由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通过。

36. 同样，2003 年，非洲联盟建立了非洲同行审议机制，作为监测成员国治理绩效和应用经验教训的工具。其任务范围已扩大到监督《2063 年议程》的实施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并牵头编写《非洲治理报告》，其中包含对非洲治理状况的评估。截至 2020 年 2 月，已有 40 个非洲联盟成员国加入该机制，其中 24 个国家接受了审议。⁴⁰

37. 在题为《非洲治理对 COVID-19 的应对措施》的 2020 年初步报告中，非洲同行审议机制发现，随着各国政府实施遏制措施，人们所理解的非洲正常时期治理质量可能已经下降，代表性不足群体进一步边缘化的风险可能会增加。例如，大多数非洲公民(62%)不认为其政府实施的隔离和封锁措施是合法的。该机制进一步强调了这些即时生效的措施对选举、议会进程和公共问责机构的影响。它将在治理中包括妇女、努力打击性别暴力以及为妇女提供技能和资源作为遏制疫情和更好地重建的一些紧迫先决条件。该报告建议成员国：(a) 建立包容各方的国

³⁷ 非洲联盟，《综合走廊方法：建立 PIDA-PAP 2 的整体基础设施规划框架》(2020 年)。

³⁸ 国际电信联盟，《衡量数字化发展：2019 年事实与数字》，(2019 年，日内瓦)。

³⁹ David Stiggers 和 Cledan Mandri-Perrott, “非洲的基础设施：潜力巨大但对包容性增长影响甚微”，载于非洲开发银行，《2018 年非洲经济展望》(2018 年)。

⁴⁰ 非洲联盟，《非盟大会第三十二届常会的决定、宣言、决议和动议》(2020 年，亚的斯亚贝巴)。

家应对治理以及灾害管理体制和立法机制；(b) 下放灾害管理的责任和能力，同时在尊重法治和公民人权的框架内实施遏制措施；(c) 将救灾规划纳入国家和地方发展规划框架；(d) 建立机制，确保各国政府对灾害决策负责，包括对使用专门用于灾害造成的紧急情况的公共资金负责。⁴¹

三. 发展筹资

A. 国内资源

38. 即使在疫情之前，国内资源水平也不足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于税收制度薄弱和税基狭窄，非洲国家在增加税收(国内公共资源的主要形式)方面面临严峻挑战。2008-2016 年，非洲国内生产总值税负率平均约为 23%，而欧盟国家约为 40%。此外，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近年来有所下降。2015 年至 2017 年，26 个非洲国家的平均国内生产总值税负率一直停滞在 17.2%。⁴² 预计，疫情将进一步减少政府收入，特别是在依赖商品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大部分收入是通过出口征税获得的。尽管如此，各国从国家预算中迅速做出反应，提供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 0.5%的安全网一揽子计划。⁴³

39. 更令人关切的是非法资金流动的水平，据估计，这种流动每年给非洲国家造成约 500 亿美元的损失，超过了非洲大陆获得的官方发展援助的年度数额。这一损失相当于非洲在推动健康和福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3 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所需的估计保健筹资缺口的四分之三。非洲国家努力建立专门的体制框架，打击贸易、投资、金融系统等主要渠道的非法资金流动和腐败。然而，贸易虚开发票、税务欺诈和洗钱活动仍猖獗。遏制非法资金流动和资本外逃，可以大大促进非洲国内资源调动。为打击非法资金流动，需要采取政府通盘办法，加强机构间协作，协调报告，消除重复和相互竞争的任务，以及一贯在政治上支持机构改革。⁴⁴

B. 私有资本流动

40. 在此次疫情之前，外国直接投资已经下降；2019 年下降了 10%，降至 3 200 万美元。这一趋势预计将在 2020 年继续下去，下降 25%至 40%。如果私人资金流入仍低于危机前水平，撒哈拉以南非洲可能面临约 2 900 亿美元的资金缺口，这可能迫使各国采取更为突然的财政调整，导致长期衰退和复苏乏力。

41. 汇款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外国私人收入的主要来源，其数额远远高于外国直接投资和官方发展援助。撒哈拉以南非洲极易受到接纳大量非洲移民的国家，包括

⁴¹ 非洲联盟，《非洲治理对 COVID-19 的应对措施》(约翰内斯堡，非洲同行审议机制秘书处，2020 年)。

⁴² Amadou Boly, Martin Wafula Nandelenga and Jacob Oduor, “Mobilizing domestic resource in Africa for inclusive growth”, *Africa Economic Brief*, vol. 11, No. 3 (2020).

⁴³ 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洲经委会), “COVID19: 20 国集团公共债务服务支持倡议——问答解释与如何快速加入”，2020 年 5 月。

⁴⁴ 非洲经委会, “解决非洲非法资金流出的体制结构”，2018 年。

中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以及中东国家的疫情带来的冲击。这些大型经济体是该次区域近四分之一汇款总额的来源。由于 COVID-19 危机，2019 年至 2020 年间，流向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汇款预计将减少 23%，从 480 亿美元降至 370 亿美元。佛得角、科摩罗、冈比亚、莱索托、塞内加尔、南苏丹和津巴布韦预计降幅最大，在这些国家，汇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0% 以上。⁴⁵

42. 危机造成的汇款损失肯定会加深贫困和匮乏，因为汇款用于支付接收家庭的食物、医疗费用、学费或住房费用等基本方面。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洲经委会)认识到汇款在支持家庭方面的重要性及其对非洲减贫的总体影响，建议各国政府降低非洲大陆的汇款和收款费用，因为非洲是世界上汇款费用最高的地区。2019 年，向撒哈拉以南非洲汇款 200 美元的平均费用为 9.25%，而全世界的平均费用为 6.8%。2020 年第一季度，费用平均略有下降，降至 8.9%。⁴⁶ 国际社会已经做出降低交易费用的重大承诺，20 国集团共同承诺将费用控制在最高 5%。⁴⁷ 秘书长还呼吁按照可持续发展目标 10 的规定，将汇款费用降到 3% 以下，并尽可能接近于零；“COVID-19 时代及其后发展筹资倡议”提出的备选方案清单中重申了这一点。

C. 官方发展援助

43. 官方发展援助是非洲发展筹资的一个重要来源，特别有助于支持各国应对 COVID-19 危机。2019 年的初步数据显示，发展援助委员会(发援会)成员对非洲的双边援助净额为 370 亿美元，其中包括援助撒哈拉以南非洲的 310 亿美元。与 2018 年相比，这些数额的实际价值分别略微增加了 1.3% 和 1.1%。2019 年，发援会成员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双边援助流量在 2018 年下降后也上升至 330 亿美元，按实际价值计算增加了 2.6%。⁴⁸

44. 随着《亚的斯亚贝巴发展筹资行动议程》的通过，发展利益攸关方同意利用多边体系的优势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现在，人们继续达成广泛共识，即多边发展体系在应对 COVID-19 危机的影响方面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将国民总收入的 0.7% 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全球承诺仍未实现，但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超过了这一门槛。发援会成员还略微提高了其多边供资水平，这使得多边组织(主要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为立即应对危机做出贡献。

⁴⁵ Dilip Ratha and others, “COVID-19 crisis through a migration lens”,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rief, No. 32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20).

⁴⁶ 同上。

⁴⁷ 非洲经委会，“COVID-19 与移民汇款：保护生命线”，2020 年。

⁴⁸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9 年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增加援助，向最贫穷国家提供更多援助”，2020 年 4 月 16 日。

D. 债务减免

45. 在疫情暴发之前，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公共债务已经增加，越来越多的国家陷入债务困境。2019 年，债务平均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61.3%，2011 年为 39.5%。为了填补非洲大陆巨大的基础设施融资缺口，各国越来越多地以更高的利率和服务费用向非优惠贷款人借款。许多国家现在无力支撑债务负担，因为它们高度依赖商品价格、还有货币波动、国内收入调动能力低、非法资金外流多、外部资金和汇款骤降、资本外逃以及官方发展援助和外国直接投资流动停滞等因素，这都增加了它们在偿还债务方面的挑战。⁴⁹

46. COVID-19 导致非洲国家的债务状况恶化，迫使政府增加支出，应对疾病影响，同时收入大幅减少。许多国家采取进一步借贷方式来为其干预措施和赤字融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公共债务目前预计到 2020 年底将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65%。债务增加和收入损失正在压缩许多非洲国家的财政空间，迫使它们减少对长期发展关键领域的投资，从而严重损害它们到 2030 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前景。⁵⁰

47. 非洲各国财政部长宣布，非洲大陆需要 1 000 亿美元来应对疫情，呼吁立即发放这一经济刺激措施，包括免除公共债务和主权债券的所有利息支付(2020 年估计为 440 亿美元)，立即向各国政府提供财政空间和流动性。二十国集团同意在 2020 年 6 月之前暂停低收入国家的官方债务义务。这一减让将仅涵盖非洲 2020 年应偿还债务的四分之一，不包括许多受到危机重创的中低收入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秘书长呼吁为非洲提供 2 000 多亿美元，作为全球综合应对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他还呼吁全面推迟包括中等收入国家的债务偿还、采用债务可持续性备选方案、解决国际债务结构中的结构性问题，以及发行特别提款权。对非洲的多边响应总额超过 200 亿美元，包括货币基金组织在未来两到三年减免 19 个国家的债务并向其他国家提供特别提款权，以提供一线保健服务，扶助穷人和弱势群体，维持经济运转。2020 年的商业抗疫资金达到 160 亿美元。此外，中国、美国和欧洲联盟成员国等国也向单个国家或非洲大陆提供了支持。这种支持至关重要，但还需要相当多的额外措施。⁵¹

四.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期间加强《2063 年议程》和《2030 年议程》的协调执行

48. 本节重点介绍联合国各实体和非洲联盟在执行(通常是联合执行)《2030 年议程》和《2063 年议程》方面正在开展的活动和具体干预措施。重点是对更好地摆脱 COVID-19 危机至关重要的三个交叉主题领域。

⁴⁹ 联合国，“政策简报：COVID-19 在非洲的影响”。

⁵⁰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COVID-19 后的公共财政：发展中国家欲陷入高债务、低增长陷阱?”，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第 142 号简报(2020 年 10 月 1 日)。

⁵¹ 联合国，“政策简报：COVID-19 在非洲的影响”。

A. 加强国家公共卫生能力

49. 作为非洲联盟负责非洲大陆卫生安全的技术机构，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动员全非洲应对 COVID-19 疫情。2020 年 2 月 22 日，非洲各国卫生部长通过了《非洲大陆防治 COVID-19 联合战略》，以协调非洲国家和包括世卫组织和非洲联盟机构在内的国际伙伴的努力，确保协同增效、尽量减少重复，并促进基于证据的公共卫生实践，用于 COVID-19 监测、预防、诊断、治疗和控制。⁵² 该战略将通过非洲防治 COVID-19 工作队和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事件管理系统实施。非洲大陆一级的其他举措包括由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立的“加速 COVID-19 检测伙伴关系”以及促进各国从正宗供应商处采购关键医疗和实验室用品的“非洲医疗用品平台”。

50. 早期努力侧重于使非洲国家有能力发现和遏制病例。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世卫组织和西非卫生组织之间开展协调，使得 2020 年 2 月至 3 月中旬非洲 COVID-19 检测实验室从 2 个增加到 43 个。举办了区域讲习班，加强各国在入境点加强监测、感染预防和控制、风险沟通和临床病例管理的能力；随着边境关闭和封闭，面对面讲习班于 3 月初过渡到网络讲习班。非洲的检测和接触追踪正在增加。截至 2020 年 9 月，南非进行了约 400 万次测试(每百万人 67 000 多次测试)，埃塞俄比亚进行了近 120 万次测试(每百万人 10 000 多次测试)。尼日利亚人口估计为 2.07 亿，每百万人进行了 2 328 次检测。⁵³ 非洲国家从几年前应对埃博拉疫情中获得了预防和控制经验，将其应用于管理 COVID-19 疫情。这些措施包括改进诊断、接触者追踪和公共卫生宣传活动。⁵⁴

51. 非洲国家、国际卫生机构和合作伙伴团结一致，支持实施《非洲大陆防治 COVID-19 联合战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承诺提供 2 000 万美元，埃塞俄比亚政府和马云基金会向 54 个非洲联盟会员国各提供医疗用品，包括诊断和设备。

52. 这些行动不仅改善了非洲对 COVID-19 的应对，也有助于加强国家公共卫生能力，这些能力贯穿许多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消除贫穷和减少不平等。

B. 研究、创新和数据

53. 许多国家将现有紧急医疗保健方案与研究创新相结合，提高应对效率。截至 2020 年 5 月 15 日，已有 33 项临床试验在非洲注册，评估针对 COVID-19 的一系列医疗、支持和行为干预措施。尼日利亚 2020 年 3 月对 SARS-CoV-2 基因组进行了测序。在塞内加尔，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诊断测试，成本仅为 1 美元，可以在 10 分钟内产生结果。在加纳，Zipline 无人机被用来将样本送到测试地点。继肯尼亚之后，许多国家将现有工厂转为大规模生产口罩。卢旺达推广移动支付，加强屏蔽和疏离措施。⁵⁵

⁵² 非洲联盟，《非洲大陆防治 COVID-19 联合战略》，2020 年 3 月 5 日。

⁵³ 世界银行，《非洲的脉搏》，第 22 卷，第 11 页。

⁵⁴ Patricia Geli, “Africa centre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s COVID-19 response: a united, continental strategy”, World Bank blog, 25 August 2020.

⁵⁵ Youssef Travaly and Aretha Mare, “Learning from the best: evaluating Africa’s COVID-19 responses”, 8 July 2020.

54. 面对危机，非洲青年展示了创新能力。在加纳，两兄弟根据世卫组织发布的 20 秒洗手指南，用当地材料制作了一个太阳能洗手盆，还配有传感器。在塞内加尔，工科学生造了一个多功能遥控机器人，卫生专业人员可以用其安全地为隔离病人提供护理。在突尼斯，工科师生开发了一个网络平台，可以仅使用肺部 X 光扫描图像来评估患者是否可能感染 COVID-19 病毒，这使其在缺乏大医院和专科医生的地区特别有用。非洲青年还通过公共卫生宣传和志愿服务来应对危机。许多人已成为社区领导者和一线应对者，例如，他们传播正确和有用信息，开展净手卫生活动，以及通过社交媒体和公众认识活动主持讨论，从而拯救生命。

55. 为利用年轻人创造力的激增，2020 年 5 月作为非洲联盟的一个框架成立了非洲防治 COVID-19 青年阵线，让青年参与决策从而贡献青年主导的解决方案并共同领导非洲应对这一大流行病，同时支持实施《非洲大陆防治 COVID-19 联合战略》。⁵⁶

56. 由非洲经委会主办的非洲防治 COVID-19 知识中心是分享信息和数据的平台，也是宣传防治 COVID-19 措施的工具。中心拥有关于非洲防治 COVID-19 形势和联合国应对措施丰富数据、信息和知识，是联合国大家庭和公众的有用工具。它加强了联合国一体行动的能力。有效应对 COVID-19 危机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行动十年的核心。该中心可以成为加速可持续发展目标努力的重要工具，包括为此加强联合国内部及其与合作伙伴的合作和交流。

C. 推进执行《2030 年议程》和《2063 年议程》

1. 联合国系统内的协调一致

57. 联合国正在让所有利益攸关方参与进来并促进建立非洲国家社会部门的伙伴关系，从而发挥主导作用，促进国际社会的协调，以有效应对疫情危机的影响。

58.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集团是一个由 40 个在全球、区域和国家一级从事发展工作的联合国实体组成的集团。驻地协调员是秘书长在各国的指定代表。在他们的领导下，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动员起来支持各国政府和合作伙伴，确保对 COVID-19 大流行采取果断一致的对策，重点关注国家优先领域，如保健和社会经济保护，以拯救生计和振兴经济。

59. 由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主持的非洲事务部门间工作队是大会授权的联合国全系统在战略层面就联合国支助非洲事宜进行协商协调的机制。作为一个注重成效和成果的机制，工作队提供了一个平台，可供联合国各实体协调沟通和宣传，并找出联合国在支持会员国应对 COVID-19 危机方面的差距和挑战。

60. 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年会是联合国贯彻审查《2030 年议程》及其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平台。最近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7 月 7 日至 16 日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主持下举行。会议主题是“加速行动，踏上变革之路：把采取行动落实可持续发展十年变成现实”。会议期间，与会者就 COVID-19 疫情对实现

⁵⁶ 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青年与创造力：非洲应对 COVID-19”，2020 年。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进行了辩论。他们思考了如何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使世界回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轨道上来，并在采取行动落实可持续发展十年期间加快进展。

61. 这次会议也是各国提呈自愿国别评估的一次机会，各国在评估中讨论了为执行《2030 年议程》所采取的方法和行动。自 2016 年以来，45 个非洲国家进行了自愿国别评估，包括 2020 年提交评估报告的 16 个国家和不止一次进行自愿国别评估的 11 个国家，更清楚地展现了这些国家以及其他处境特殊的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情况。10 个国家在 2020 年自愿国别评估报告中指出，国家计划和战略正在对接区域框架。例如，《2063 议程》指导了它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工作。各国还指出，伙伴关系和其他类型的支持对于加强各国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努力十分重要。例如，在利比里亚，一系列加强国家统计的举措得到了儿基会、联合国人口基金、非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等主要发展伙伴的支持。⁵⁷

2. 联合国系统与非洲联盟各机构之间的协调一致

62. 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之间的协调以《非洲联盟-联合国执行〈2063 年议程〉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为指导。在实地，在非洲工作的联合国实体通过非洲区域协调平台开展可持续发展协作，协调对非洲联盟的支持。平台吸收了非洲区域协调机制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集团(非洲)。该平台每年将在非洲工作的所有基金、方案和专门机构与非洲联盟聚集在一起，与非洲可持续发展区域论坛衔接举行年度全体会议。2020 年 2 月，机制与区域论坛第六届会议衔接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商讨“利用落实在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2063 议程》行动十年：联合国系统和非洲联盟机关和机构的作用”这一主题，就 2020 年非洲联盟主题“平息战火：为非洲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畅抒己见。⁵⁸

63. 设立可持续发展问题非洲区域论坛是为了跟进和审查《2030 年议程》和《2063 年议程》的执行情况，为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提供投入。论坛每年由非洲经委会与非洲联盟委员会、其他区域组织和联合国系统合作召开。区域论坛加强多方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和协同作用，促进协同努力，以实施和实现两个相辅相成的议程的发展目标。区域论坛第六届会议于 2020 年 2 月召开，主题是“2020-2030 年：通过《2030 年议程》和《2063 年议程》实现非洲转型和繁荣十年”。论坛期间举行的讨论探讨了通过利用科学、技术和创新等手段来实现非洲转型和繁荣的推动因素，重点是各国在余下十年采取转型行动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⁵⁹

64. 可持续发展问题非洲区域论坛第六届会议呼吁非洲联盟和联合国系统共同努力，为《2030 年议程》和《2063 年议程》制定一个共同的监测和报告框架，尽量减少成员国的报告负担。非洲联盟正在就 2020 年主题开展工作，强调冲突阻

⁵⁷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0 年自愿国别评估：综合报告”，2020 年。

⁵⁸ 见 www.uneca.org/rcmspecialsession2020。

⁵⁹ 见 www.uneca.org/arfsd2020/pages/about-forum。

碍了《2063 年议程》的成功实施。区域论坛第六届会议还呼吁建立非洲联盟-联合国工作组，协调关于这一主题联合举措。

65. 非洲联盟发展署与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和其他实体合作，组织了一个多利益攸关方知识系列，主题为：“后 COVID-19 时代非洲数字转型的关键作用：如何大规模加快切实可行的数字解决方案，对就业和生计产生影响”。第一个知识系列会议是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讨论中提出了关键的政策建议，包括确保有利环境和强有力的监管框架，以及扩大地方创新和技术，制定非洲的数字转型议程和发挥数字技术的潜力。

五. 结论和建议

66. 《2030 年议程》和《2063 年议程》加快了进展，改变了非洲各国政府及其发展伙伴解决与非洲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型有关的差距和挑战的方式。COVID-19 危机逆转了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如减少贫穷和性别不平等，但也提供了促进范式转变和重新设定社会经济政策的机会，以实现更大的包容，确保人人都有更好的转机。联合国呼吁全球声援非洲，重点关注妇女、青年、低工资工人、中小企业、非正规工人和已处于风险中的弱势群体。

67. 为进一步促进非洲社会进步，提高联合国机构在非洲发展议程的社会层面的工作实效，社会发展委员会不妨考虑以下建议：

(a) 为更好地从 COVID-19 危机中恢复、在可持续发展行动十年期间加快包容性增长，非洲国家应继续优先考虑改善卫生部门、消除赤贫、消除不平等，特别是性别不平等，为所有人提供优质教育和体面工作的政策和战略；

(b) 这些政策应包括：投资全民卫生保健；普及基本服务；加强社会保护；人力资本发展；农业部门发展；就业的主要提供者——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结构转型，以发展附加值更高、知识密集型和工业化的经济，从而减少对外部资金流动和自然资源出口的依赖；

(c) 非洲国家和发展伙伴应投资于数字基础设施，改善获取充足数据和数字技术的途径和质量，从而加快经济增长和包容性社会发展；

(d) 联合国系统应利用致力于非洲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国区域、次区域和国家工作队全球网络，并通过非洲事务部门间工作队和《非洲联盟-联合国执行〈2063 年议程〉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促进全球协调，从而将 COVID-19 危机转化为机遇，激励各方努力加速一致地执行《2030 年议程》和《2063 年议程》；

(e) 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应继续深化战略伙伴关系，通过更综合的方法实现《2030 年议程》和《2063 年议程》中规定的发展优先事项；

(f) 委员会应在其第六十届会议期间，在关于《2030 年议程》和《2063 年议程》在非洲的社会层面的项目下，继续评估这些建议的执行进展情况。